

呂
子
評
語

呂子評語餘編卷四

陳大樽稿內摘錄

復社之支其文字行世風氣爲之一變者莫如雲間之幾社爲最盛一時菁華爛熳。偶材輩出其崢嶸足傳者如夏允彝、孫仲周、立勳、勒卣、徐孚遠、閻公、王光承、玠、右及大樽、陳子龍、當時卽爲四方所推重。數公者亦皆激昂自負。思以其手足之烈支維傾折。爭名號於人間。慨然有東漢江左之風焉。而數公之中其才情足以揮斥氣魄足以憑陵光華足以炫耀辨駁足以鼓動者又皆服大樽先生爲之首。及其終也有以不得志病早死有間關播越不克有成而死有赤腳雜田父終不見人自湮其跡以死皆風標挺特而先生與夏公致命危流大節爲尤烈焉。呼其平生相期許可謂皎然不欺而先生之領袖諸賢又豈苟然乎。

哉。然而氣運傾移。有非人力所挽者。雖志義有才略之士。亦且爲氣運所使。而不自覺。則吾於雲間當時之文。蓋三歎而痛惜之。不能已也。當崇禎之初。其文驟進乎古。理雖未醇。漸知有先正傳註矣。而忽焉潰決者。誰與。其人有主名。其事有緣起。然而君子以爲此皆天也。天欲亡人國。不欲斯文之興於此時。則必生其人。其事以敗之。卽志義有才略之士。亦靡然而崇其說。人品以晉爲高。詩以王李爲極。文字則以東漢魏晉齊梁爲宗。而詆黜唐宋。於宋之理學爲尤惡。如猛獸毒藥焉。至於波蕩陸沈。而不可復理。則豈非爲氣運所使。而不覺者與。然吾以爲諸君子之陷入其中也。亦有故。彼見夫國勢窳潰。內外交乘。兵罷而不足用。財匱而不足支。士大夫習於文貌相欺。而不足恃。其弊略同於宋。奮然思有以振起之。而誤信良知後人之說。以爲宋

之弱不可爲。由於講理學不講事功。於是其體取之真率脫落。其實取之功利作用。其爲鼓舞標格。不妨取之俊詭豪華。而所謂傳註先民及唐宋大家之學。皆近於宋弱而不可爲。嗚呼。是何所見之謬哉。夫北宋有二程而不能用。其所用者爲王呂章蔡。南宋有朱子。不惟不能用。且斥其身。禁其學。而所用者爲秦湯韓賈。由是。以至於亡。然則宋之弱。正弱於不用講理學之人。與信用講事功之人耳。然而諸君子者。方且謂吾茲以人力挽氣運也。而不知其所爲挽者。卽氣運之使至於亡而不自覺也。夫天下庸劣萬輩。流俗頹壞。無足爲怪。惟志義有才略之士。亦不免於氣運之使。此則真所謂天矣。莫可挽矣。今觀其一時所作。雖師承文選。然其本質超然。皆不爲體調所汨沒。彼其才情足以揮斥氣魄。足以懣陵光華。足以眩耀辨駁。足以鼓動者。猶

英英然自出於豐詞縟句之表。使其講求理學而得周秦漢之真源。以極夫唐宋大家之派別。則其所成就何如者。然天下將亡矣。而文章氣運反如此之極盛。則古今以來未之有也。故曰天也。崇禎己巳。大樽與艾東鄉爭辨文體。陳主文選。艾主唐宋大家。反覆不相下。時東鄉負海內宿望。以前輩自居。而大樽一少年與之抗。至詆訶攘臂。吳中後生相傳爲快談。然不二十年而國旋破。兩公皆殉難。而大樽晚年文字。亦刊洗鉛華。獨存淡質。卒同東鄉之旨焉。此亦猶弇州之於震川。有余豈異趨久而自傷之悔歟。夫文章指歸。千古一塗。浮氣消則至理自顯。安有絕世之聰明而終不悔悟者哉。然則是稿之文。固先生之所晚悔者耳。而又何存乎。蓋先生之生平。不必以是稿傳。是稿之美而未善。亦不足爲先生諱。顧崇禎季年之文。莫著于雲間。雲間

之文又莫著于先生其光芒四發固自不可磨滅而所爲氣運之變與人力之奇後世可以觀感者並在焉則先生此稿固有不可以不存者也

言記

先生文磊落多高曠之致其視漢唐間人物品節固足盱衡簡牘無辭矣第聖賢分上說不著耳

好言史事好談功利作用好二氏無忌憚之說好聘奇才而又疾聞理學其議論必極於亂以太樽先生之名節而猶不免亦平日之習誤之也不可不以爲戒

評家謂臥子文自庚午後漸卽矩矱看來畢竟庸庸無精詣所謂漸卽矩矱亦祇是氣局漸老成耳義理須實得當時不曾用得工夫雖皓首不離舊見也

六朝聲調人多以爲卑靡大樽爲之更見道逸此杜少陵自許齊

梁後塵。所謂轉益多師是汝師也。今人貌爲漢魏盛唐。乃真卑靡矣。

有大開拓處。有細筋節處。闕其一妙。不成作家。雲間仿古。大率在詞調風韻上著力。

視思明二句文云云。**改千子**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此雅句也。節而爲融朗。則不雅矣。明四目。達四聰。此典句也。節而爲明達。則不典矣。近日名手往往犯此。此風始於六朝。其意以組織句字爲主。若簡老質勁。自無此弊。**千子**論用詞之謬。最是文人大病。蓋簡鍊古法也。而鍊而傷理。則大害文義。卽此文所指二句。明達雖欠自然明爽。然猶帖耳目。若融朗則尤不典切矣。大樽文亦多掇美詞。但氣體高貴。其音自旨。正如雅儒作吏。案牘皆見風流也。

能體會章句。則其法自精而品自貴。若於書義模糊。雖格式合拍。猶無法耳。

體格合法。而機神宕逸。有高朗秀發之氣。有寬閒和豫之音。文品之雅貴者也。

滂沛騰躍中。多短節峭勢。得子瞻行文之妙。他人以疎放爲蘇。不知蘇者也。

凡起結不同。大小不等。配合爲題。大費營構。在古法以自然還之。竟用搭題線索。蓋慶曆後法也。而能以古文氣脉運之。浩浩莽莽。自不傷大雅之體。

凡文段落參錯。紀律森嚴。此易爲也。其間運設屈曲。起伏變換。而廻環一氣直達。無復界畫刻絕。非熟於古者不到。

題理精微廣遠。非弘深之論。不足以發之。然無當義理。而貌取大。

言只如無有耳。

文有英姿。雖極端重。皆見高偉不羣之槩。不諧流俗塵滓肥膩。此乃謂之華貴。然不熟兩漢唐宋諸家。雖欲爲之安可得。

當時雲間宗效選體。流爲板滯膚漫。惟大樽先生有逸才。足以駕馭陵暴。故雖用浮重之體。而自見風流。

日資月就改文

云云

王珍

賈陸二子

其所著書何故皆謂之新

一蓋以其裁折正史。澤于深要。一變秦人之舊話耳。此文獨抒英論。不襲考工一語。良亦不愧斯號也。**語**議論有大小高低。總之切而通達則大。非以夸張也。切而透闢曰高。非以奇詭也。此只是精核。而自然濶大。自然高昌。卽玠右號之爲新。亦惟切理而不襲套話故新耳。

先生文收縱折旋。大起大落。皆有局段。有手法。但所見不醇耳。醇

便可陵駕古今矣。

瓌麗不足奇。雄古不足詫。比比排偶。而直似一氣散行。嘯傲騰躍。只在繩尺之中。斯爲異才耳。

天成異質。一騫一舞。皆有凌雲躡景之奇。要其神逸俱在雲霞斷處。掩映往來。便覺回翔掣捩。總非凡近可翫。

文有論有叙。有點綴。論欲其高偉。驚憚四座。叙欲其閒密。似闕略而機勢極道緊。點綴欲其藻采古雅。不雜時艷。備斯數者。足稱著述之才矣。

雲間習於文選。故流連六朝俳儷爲多。惟大樽有雄氣逸骨爲之。能不傷雅耳。

先生文義雖不密。實能以言論丰采動人。手腕悍利。舉止高闊。見者自不敢輕相簡點。當時氣象如是。

波鱗浪穀雨暈風輪皆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之樂

義蘊苦不精深而朗朗見疎豁之氣世間塵翳總不得浣其虛明而自有其虛明之塵翳此處正難說也

縱馳騁則騰驤出奇受銜勒則跼蹇無意此長於論事而短於理法之病也

典制題須切實也須於古今事體大段詳核乃切實得來今日欲以枵腹空拳白撰成之却是難

非惟白乘三節文云云孫若士嘗謂六經而外如左如騷如史如

漢如韓歐諸大家正如日星河嶽並垂天地之間不可缺一自帖括之習既深諸書遂等爲異物工掇拾者又墨痕不化遭人唾厭臥子備有諸體液而出之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世遂以此等文爲規摹史公天下有規摹史公之臥子乎哉評看左傳叙

事之妙。至公羊穀梁叙來又別。國策妙處。到史記漢書略換筆法。又自成一妙。自古文章變化。正於此出奇無窮。然却是遞相師法。非掀翻前人也。此文用史記筆法。變換孟子叙事。其顛側詳略。閃著眼口。聯鎖波瀾。皆子長遺則。大樽先生規摹得其法。便能變化出奇耳。若士謂不是規摹史公。却太過。所謂掇拾墨痕不化者。故是鈍賊。原不算規模古人也。試舉似荆川先生之規摹史漢。則大樽又祇覺其墨痕不化矣。然而荆川先生亦止是規摹得妙耳。無他奇也。

云云。荆川秦漢詔策。與峭錯落。其纂組可謂工矣。然正古之所謂吞剝。非真能摹古者也。李于鱗王元美以此法爲詩古文。雲間因襲之。未嘗不驚動凡俗。而不免於識者之訶。故元美初薄震川。而終乃悔服。大樽極詆東鄉。而晚年詩古文。

亦棄別少作。以此知文字自有正宗。不可以形似求。兩公好學不已。故卒能轉悟。彼終身白強者。徒見其不通而已。

錢吉士稿內摘錄

吉士論文極嚴於古法。人疑其太拘。讀其稿。變化生動。逸興遠神。橫情快議。無所不有。始知其所講古法。非近人死板粗見也。人爲圓。斯軟熟矣。而吉士圓中有方。濶生勁之氣。人爲密。斯恬滯矣。而吉士密中有蕭疎宕逸之風。此方是大家間密文字。世間講圓密者。皆畫狗而自題曰虎耳。

外面寥濶無窮。區宇皆鞭辟向源頭處來。故其跌宕波瀾。皆有星雲海岳之氣。

字不多設。而義蘊深弘。局不開張。而氣象閒遠。如此乃足當簡鍊二字。

精卓深微而出之曠然如泉下峽如金流冶皆自然道妙所見者真便非經生揣合影響之談。

理解清真脫手自然瀟灑無礙正以刻意取之而不可得者也。割截題自爲起止此古法也。慶曆後用挈綰鈎鎖其講究益細巧然但見其穿鑿纖瑣而古法漸漸矣。看吉士所作何嘗首尾不恰好。

於書理剖析晶融無絲毫疑隔故能暢達其所以然。凡人不能正而老實講者只是書不明所謂書不明不止是訓本句於道理各處貫通不來則本句似明原不明耳。

多於外邊遠處得來思議於對面閒情得來風神然刻琢正在箇中乃知枯樁覓兔故是無靈性獵犬耳。

有謂吉士墨守繩尺絕少波瀾枝葉其實不然但其爲波瀾也較

有源流其枝葉必有根本。非俗士之波瀾枝葉故不識其妙耳。凡文鋪張濶綽推演高空變詭百千總不若平實數語久味之而益永。舊人所謂樸拙之中至巧存焉者也。

游神在語句之外故境界無多而洞壑深幽令人裹糲束炬捫歷只在此中。惝恍如出塵世。

志於道章文云云。吉士自以不作四段欲廢此文。看來何必定作四段。此是吉士持法太拘處。吉士因時文淆亂思以易天下。故其嚴正先自治始。學者不可不師其意。要之體生於理。理真則體自得。徒論體則雖板作四段仍無當也。此文佳處正與四段無異耳。

可以託六章文云云。粗服亂頭硬盤疎節之中自有精密之法。真樸之意行乎其間。此遜志集中文字。潛溪所稱青天白日水。

涌山出者也。吉士爲東林復社後起之秀。其感歎憤激如此。時事之鞠凶。與諸君子之適言是爭。不潰於成。亦可見其概矣。創闢之解。原只是傳註之精思。知此可以閉門造車。

揆適中天然一片。委婉中骨力斬截。與時下婆子舌頭迴隔。知此乃可與言風神矣。

委婉曲酌之文。易流滑悞。吉士却筆筆峭利超逸。非俗腕之所能摹也。

逐氏有精義。便不見其排垛之多。但覺轉說轉通暢耳。故文格高下。隨氣使氣之盛衰。大小明晦。隨理使。僅於股法局法。講是非者。真偷破餅罐鈍賊也。

人於冠冕題一味鋪張。吉士只簡鍊結實。到結實之至。其冠冕也。不賴鋪張矣。

張受先文字以氣象爲先。文之佳者。不俟察其理實。但窺其氣象。已足函蓋羣家矣。受先之論倒矣。要之氣象必從理實生來。不察理實。有何氣象。

繁枝落盡。老幹獨存。一虬一蝕。皆有神態。百里外望之。便令人咨嗟起敬。盤桓其下。自不忍去。

文莫妙於句句空中裊。如遊絲千丈。舞弄晴光。柳條花片。隨其縈拂。不放一筆粘煞。而語意已無所不盡。

題中字總不放一箇字閒。每字必有頭一皮門面。思議亦必撥棄。再進一層。方見精蘊也。總不放一箇字平塌虛餒。是爲老作家。全以識力行文。而心平氣和。有揖讓登歌之象。則其養厚也。

君子謀道章文云云。胸中見得聖賢大意。日常看徹義利關頭。拈此等題。自然玲瓏剔透。頭頭節節。無不關笋。民縫。但向講章。

文法求裝頭蓋尾過腰接脉。總是一礮粉碎。

行文須得大頭腦。小巧不濟事。

實做處。形勢少而斤兩極重。此煉丹家縮母法也。

上瞻下盼。位置恰好。恰好者。文之至也。其吞吐蓄洩之妙。皆從恰好得來。天下知勇所難爭者。只恰好耳。

不類周秦以下文氣。又不犯子書。又不入後世孫劉造作窄奧爲奇。此爲真古。

文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之樂。祇是讀書見大意。提筆直追其所見。小縱則逝矣。迅風揚帆。雖遇仙島神洲。固不得泊也。

澹宕之中。自具銀鉤鐵畫。正使刻琢者喪神守。粉澤者露穢形。乃所謂絕代風流也。

手法玲瓏。至密至巧。然無他巧密也。理路清極耳。

凡下文在別章不傷語氣犯亦何害先輩於本章且不避况別章乎學者當論理何可泥俗法或曰制義自有體格恐亦當詳謹曰當理卽是體格彼所謂體格者不出於先儒不見於國典而妄以爲當然相傳世守直諺所謂周婆制禮耳

典制文字須有體有義有實有用有光彩氣象吉士備矣

湛深經義故其議論高濶而有本其聲色沉實而有光其格律正大而有骨非朝榮夕萎之華也

格局節奏之妙能手要可以蹤跡也若其下語精當皆源本經史稟裁義理鎔煅變化而出之字字矜停不可增減動易斯見學者本領耳

甚急之氣却正以逗留激其勢順溜焉則散緩矣一滾下則促盡矣此精於取急氣者也

肅括高疑之中。自饒博茂寬紆之氣。斯得漢人之方多也。

學有本領。論有根據。體有氣象。語有斤兩。辭有光華。此爲制作之才。

長題看他斷處。按處。轉處。採碎處。倒插處。回環互紐處。忽生忽滅。皆出人意計之外。徐而按之。天然不易。乃見其作用之妙。

善於用曲。善於用轉。善於用頓。用跌。便波瀾不竭。奇趣橫生。淋漓鬱律。磅礴蒼涼。惻惻動古人之心。靡靡隕吾心之涕。所謂文生於情者。古今可接。天地欲迴。非可得之行墨繩削間也。

千迴百折。皆循其自然之勢。其法只在拆斷處。其妙却在蜿蜒貫注處。筆筆討好在前一層。乃知直喝題而爲得古法者。真笨伯也。

開章首句題。不難於括攝全章。而難其兩蓋得渾然。兜裹得不露。

固由氣大能籠罩。亦由法意深密。故筆有餘閒而無虞蕩溢也。昔黃龍農語余匡廬之勝。與天下名山不同者。匡廬中一樹一石一泉。皆出奇秀。人方驚玩不定。遂忘其高大。不識真面目矣。文章奇變生動。應接不暇。令人忘其裁製之密。亦猶是也。

質亡集內摘錄

吳爾堯文云云。看作一片文字。疑有高山大川以間之。看作逐段文字。又疑有烟雲風雨以繞合之。古今之間。當獨置一位。處處將兩面意思。陪襯出正位。以截語言滲漏。中間止用幾箇虛字作轉紐。反覆發明。此法得之昌黎上宰相第二書。似乎輕快。無難處。却不見他用意極精。氣力極大。

嘗於大雨中觀龍。忽露肢於破雲。忽垂尾於烟際。東沒西出。終不測其去來盤舞之所。文到絕迹凌虛。不可方物。約略近之。

情深則詞益激越。氣壯則音益蒼涼。

清空一氣如話之文。每失之淺薄。失之直盡。失之俚。失之枯硬。失之放。能以歐曾之頓宕醇愉。行蘇氏之明快曲暢。又一奇也。

文中曲曲灣灣。如沿山驀澗。每至暗石危機。必有奇響以出之。令尋幽者深歷而忘其奧遠。疑其爲仙區靈境矣。

道理見得高濶圓足。則落手處不嫌輕。落墨處不嫌淡。自有含咀雋永之妙。但不許自撰家依傍口舌作生活耳。

渾斥若出八極之外。而按之只在家常目下。是爲真奇。

搭截題組織映帶。亦體勢所必然。老手異人處。只一氣迴旋如順筆直寫。略不經意。使讀者亦相忘其針線之巧。是爲神品。

用力全在幾箇轉折處。搏成一氣。其訣只是隨起隨滅。卽渡卽走。若在各正位。掛搭一絲。卽成敗闕。後生於此處討得箇消息。直

是變化不窮。動筆便有多少快活處。

風力藏於體勢之中。議論顯於描摹之下。一縱一掣。皆有作用。却渾然不見鈎鎖針線之迹。此大家史論之文也。近世惟黃陶菴陳大樽有之耳。

陸雯若每言讀書不貴善取而貴善棄。故其爲文也。與靈氣往來。字裏行間。別有阡陌。

文不患無穎思。先苦無妙筆。意理布設。不必異人。但筆妙便處處異乎人矣。筆之不妙。亦坐不讀古。古不獨經史子集之大者。如檀弓公穀說苑大戴禮韓詩外傳之類。若不曾讀。亦不能盡用筆之變。

爲翔縱掣。欲近故迂。如阜鵬盤旋赤霄之上。以雲霞爲出沒。其用意止在平蕪。但令仰觀者目亂耳。

胸無識趣。則所揚翻皆卑庸。有識趣而無淹洽之資。與烹鍊之法。亦淺鄙而無可觀。

字字挨講得古法。而不見挨講痕迹。總在逐字意義上著力。原不曾有講格法意也。單講格法。去古轉遠。

題而錯雜不倫。入作家手中。各按隊歸伍。部署整齊。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觀其軍容。可以思其一心。運用之妙。

峰巒起伏。奇嶮幻生。造意破空。窺攝通體。極營構之新巧。然皆循自然之勢。無拙鑿之痕。蓋得之于長多也。

吾嘗登雲岫。東望大荒。思虞淵若木。金銀宮闕。在有無之間。心與之遠。於文境空靈縹渺。恍惚遇之。

禪家薦機。只在轉語。轉不出。便墮鬼國。文字妙處也。多在轉語。轉不出。便入死地。然禪之轉。要轉却理。字令盡。文之轉。要轉得理。

字令不盡。此不盡之轉也。

筆頭愈轉愈靈。靈却不在轉處。

只熟於抑揚襯拓之法。便博換不窮。

凡文章爭新出奇。只一箇切題入情。便是變化不窮之法。

備極水陸之珍。而據案夷然。猶云無下箸處。此真晉人名士風流也。今人講究食品者。左殺右截。百羞羅列。雖有瑤柱駝峰。而未能免俗。不過大官供具耳。

近人講究理體。則不免於白俗。若馳騁材辨。則易靡浮演而不知所歸。皆不足與語大雅之業也。讀麗農兄文。如與秦漢間人酬對。無一魏晉下氣質。而其有趣法律。又未嘗稍溢於雒閭之言。斯可以稱大雅矣。

可笑近時做虛字。不論意理神味。只將浮調襯還他原字。以爲如

題得法看能手做來極其淋漓痛快又何曾演唱原字故文字妙處只在情思內尋取若徒求之格式聲調間吾斷其必無長進之理。

比喻題一說破正義不但失行文之體卽十分奇暢亦索索無味矣讀韓文中應科目與人書雜說獲麟解毛穎傳古人正於此得文章之妙。

古今文章難盡正是靈氣往來日新不息耳道理只是這道理不曾有甚詫異也看其人拈起一番又覺雲山改色。

凡文之曲轉者其腕力必柔緩其徑路必幽細曲轉而但見其腕力之適雄徑路之昌達先輩中惟熙甫近時唯正希可與語此耳。

文章重體體在意義不以文貌正如朝廷處置得宜則藩鎮皆服。

使臣應對有禮。則敵國敬從。初不在命大官說大話也。知此者。可以定臺閣制誥手矣。

處處用點染。絕不嫌穢。積堆垛者。何也。人必曰。以其處處照顧本旨。從此生法也。然時人亦知照顧本旨矣。而頻呼空喝。祇覺其淺鄙者。又何也。以此知空腹人無可與論巧法。

凡以俚鄙爲真樸者。不讀書人之言也。真讀書人。越真樸。越古雅。文之於天性。但有增益。無損傷也。

熟於史學。便多無中生有之法。東坡殺之三宿之三。開想當然一例。是其家傳史論習氣。然蘇氏文章奇橫。亦出於此。

有天然排偶。有天然參差。篇法對法。奇巧變幻。止得一如題法。可知如題之不易言矣。然尚在格局上論耳。頗有善於布置而文不足傳者。無淡雅之氣云。

日狂之風神。只是弋陽子弟

排場耳。到此却少不得古學。

自有所得之言。則淡而味醲。輕而力重。與時文已攬形似語。直有野狐獅子之別。

意在筆先。神遊句外。讀訖。每若有所未盡。斯含蘊之妙也。

如身坐堂上。勘驗堂下之甲乙。又如重提公案。回互入門之賓主。一絲不相自露。全身寒水長空。隨過隨掃。此種道是於禪學得力。不由文字中來。其實不然。畢竟奈何不下一部莊子。

勢以多變爲奇。意以善蓄爲美。

慶曆以後。講提挽。中插愈巧。而古法亡矣。舊人作極無理搭截題目也。只隨路布置。而奇巧自存。不賴提挽中插也。然以語時人。反以爲無法矣。

天下至文。只在人情世故中。一經拈破。覺滿前里談巷評。無非錦

囊收貯之物。粗心者自棄地不顧耳。

蓬索在手。隨風轉脚。使順使逆。倒左倒右。橫江出峽。操縱自由。真遨頭樂事。此等境象。那得不向古文採取。

說理最難得。明爽精切。胸中纔有纖毫蒙翳。則舌根生瘰。指甲出疽矣。

但用本文白戰。愈轉愈奇幻。舊人往往爲之。入近人手。便覺油纏可厭。蓋舊文以理爲層疊。以意思爲變滅。不僅於聲調求多。故可貴也。

繁憂隱痛。不必無過頭語。要有至情纏綿筆墨間。自是真氣流行。此出師陳情祭姪之所以傳也。

尋常見解。到才人指下。便另闢一乾坤。不問人形物態。從日星河嶽事事不同。始笑釋氏恒河沙世界。老氏異地水火風。故爲大

言奇事。越見其庸陋耳。

昌黎作文。怪怪奇奇。人莫測其際。獨有議禮文字。特醇古。有三代以上雅頌氣象。

典制題。據實者無當大義。弄虛者不知典章。兩者各失。然其病同。歸於不學。卽觀所謂據實者。亦不過從時文中抄掠。而己。於禮制源流。至論初未嘗習。則固與弄虛之不知典章一也。有力量氣魄。則卷舒之際。自生奇偉。凡假借外間。好議論藻采。以爲勝。皆非自得者也。

左國以上之文。自是左國以上之理。絕無後世狙詐媮薄之意。所以可貴。七雄而後。人心術變。而文氣亦削薄矣。後世經濟家言。非過於縱橫捭闔。卽失之簡刻嚴峻。此皆流禍於國策者也。

崇禎庚辰癸未間。一時趨尚以周秦子書之古峭。魏晉文選之雕

組而無理以爲之主。無氣以爲之運。故浮綴促數而日流於怪穢。吾兄念恭卽因其法而主之以經術。故追琢精工而辨說不離於道。運之以大家。故機勢浩瀚而開合自通乎古。以今觀之。安得謂周秦魏晉之不可入於制藝也。特人不能用耳。

談理入微而出之明顯平實。方是學者之文。

只爲看得題目艱隱。舉筆輒成結轡。胸中多少石塊泥團。眼前多少迷陽卻曲。必無曠放之作。以其膽怯也。真作家亦復何奇。但心際了了。手底了了。原不曾見有甚棘礙處。故理明則膽自大。膽大則文自逍遙縱恣耳。

秀才說道理。做得極高妙。然試令反之胸中。決自以爲未必然者也。此便不是道理。故不落油花。卽歸支離悶澀。若說得出底。卽是胸中信得及底。此外更有何奇。先輩所爭者。只是此箇境界。

耳。

章雲李文。人驚其詞諛。染戌亥間習氣。其實不同。戌亥時文競趨險怪。稗乘佛子。雜成蕪穢。雲李皆出入經史。稟酌理義。第其鍾鍊聲光近之耳。今人開口便鄙。正須學鍾鍊大雅之法。

文無典雅爲本。秀逸爲骨。強爲大言。竝議徒增鄙俗耳。

文之典雅者。必須有流動之致。矜莊過甚。而無風神行乎其間。如讀初唐箋啟。使人悶塞。

忠信重祿等題。不怕不婉曲入情。正怕太入情處。流露諂媚肺肝。不見古賢士真性氣骨耳。伊川先生曰。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憤動不動。又是乞也。近世以諂媚爲仕宦第一流。大家不覺其醜。公然見之文字。是亦士之恥也。

出言有章。荷荷皇皇。此彼都之遺也。近文以諂諛吉祥之鄙詞自

以爲得臺閣冠冕之體。不知其爲諸臣媚子之言耳。何體之有。題如堅城善戰者。望而却畏。重圍久攻而不得破也。獨能談笑而下之。無他。只是善用間。得城中真虛實耳。

意義刻畫。易涉險鑿。獨能自然當理。固緣辨勝。亦由情深也。自風人一變而爲騷詞。自騷詞又變而爲漢魏六朝唐宋詩人。其不可磨滅之妙。正在情之深淺分高下耳。杜少陵爲唐以後詩宗。亦只得此。

黃河西來。長江東注。奔迅數千里。而爲崖峽所束。則洪瀑飛懸。爲平行所放。則汪洋旋洑。其中迴瀾激浪。綠洲嶼磯。砂而生者。又有無窮之觀。此大家行文之樂也。

老於用兵者。必善設伏。多遊騎。張疑陣。以正爲奇。至禽鳥草木塵土。皆可以亂敵。斯稱名將矣。然不熟於古。雖戰勝不足爲大將。

淮陰謂此自在兵法諸君自不讀耳。

渾身筋脉盤結鈎貫。自首迄尾。天袞回旋。如常山率然。此先輩而熟於歐會者能之。但當行時。文先輩便無此境界。

筆不靈活。卽粘語不典雅。卽窘意不雋穎。卽呆做小題。須具此三樣。缺其一。便不成手段。

奇情謫辨。如優孟勞情抵掌笑談。令人一驚一快。雖極荒怪。終軌至理。雖極橫溢。終安密法。此爲入水不濡。入火不焦之技。

勢險。故觸之則應。節短。故能以寡擊多。怯制勇。此孫武不傳之訣也。若徒驚歎其旌旗火鼓。抑亦兵家之下乘矣。

不屑屑於字句規摹。元氣空行。神遊法外。此吾之所謂正宗。而人之笑爲不中式者也。

文章有跌打借用之妙。其靈機峭勢。從南華國策得來。

全局有全局之古。段落有段落之古。轉側曲直有轉側曲直之古。音節句字有音節句字之古。一者不備。卽犯刻鵠畫虎之譏矣。有本領者。雖小小經營。淺淺點綴。足別開靈境。自見身分。如漢宮粉黛。與倡樓妖冶。其顏色妝束。雖相似。而貴賤迥殊。可一望而判也。

逐字拆散做。文之生發已無數。於拆散中顛倒回互。生發又無數。於拆散倒互。又分虛實賓主正反。則生發更無數。後生得此訣。題目無窘地矣。然須是排場出色。則件件皆佳。太史公妙絕古今。只精於排場耳。

見解是莊子。運用亦是莊子。如拈馬蹄爲端。忽然及乎犧樽珪璋。禮樂仁義。有甚不得處。

自古及今。文字到極妙必傳。只在人情物理真切處。自家體貼發。

揮出來底便是更無他法

張嘉謨云云**語**鴛鴦盤互盡金針組繡之巧然皆出以正大醇雅絕無童穉俳諧惡習吾嘗謂精於理學人必無所不通或有所不爲耳不然只成腐鄙不名理學

行文貴見大意節而伸葉而繁必非能畫竹者也然但知胸有成見奮臂疾書而於分枝疊葉處欠工夫亦不成其爲竹

憑空游戲似出意想之外然皆箇中道理議論也古氣磅礴而謹嚴細密之法自不走一綫方可與言游戲之文

明理之文若絕不費力而力之所舉能變重爲輕視天下之物舉無足礙吾揮斥者此神勇也

鴻文無範正以其精於絕也

一種慷慨感歎之情淋漓欲絕此風騷遺妙也東漢六朝間頗知

踪跡。又爲詞句所移。降入柔靡。後來一變而此妙失傳矣。

周室班爵祿等題。作者每好爲大言。而實無見識。衲被巾箱。餽付抄撮而已。其最善者。譬之如富家奴。稍知其田宅園庾錢帛樹畜之數。究之非其所有。當與主人公自別耳。

清徹澹蕩。未嘗有意絕塵。而居而塵氛自盡。此氣體之貴也。

程朱之理。若無莊列之思致也。發越不靈。

讀封禪書。極鋪張刻畫處。令人自見其譏彈。此豈可於言句求之。孟子題依聲順勢。逐節襯帖。頗易成篇。以孟子文法曲折。早已平鋪一局段也。故掉弄時態。與貌似如題古格。總不足與言文文之佳否。止在平實地辨力量耳。

中有所實得。則極刻深而出之也平。極透快而味之也厚。極驚翫而按之也靜。此非見道明而又涵養得好。不易到也。

歸熙甫自謂得司馬子長之神。惜無知之者。今看震川全集。且道
他何處是子長之神。

呂子評語餘編卷四終

呂子評語餘編卷五

大題觀略內摘錄

吾論文之訣。止有一切字。切則奇平樸秀。清華老嫩皆佳。不則寬帽頭。胡叫喚。醉漢吟喃。婆子絮聒。醜梨罔排場科誦。枉費精神。總於題目無當。朱子所云。不曾抓著痒處。何望招著痛處。此時下作者之所以不堪也。

看書先辨真偽。行文先辨雅俗。不雅則不可以爲文。不真則文何以爲得失乎。近之論文者。皆以僞作真。以俗作雅。須以真雅之文藥之。

小講最難。先輩最初不甚有小講。有亦只二三語虛冒發端。後來演成長段。正反皆碍。所以爲難也。今更可笑。則一小講已說盡全理。下又有總挈。總挈盡矣。又有提比。說了又說。重三疊四。不

成文字。豈止於屋上屋頭上頭乎。此則昔之村教書初開筆童子皆知之。而今之作家名宿不知。蓋求昔日村師蒙童而不可得矣。

大凡說道理。愛張大。決不如愛平實。平實之張大。乃真也。胡子知言本欲說高無形影。其勢反低向下去。

龍其文云云。此等文方可謂之平淡醇正。蓋其深永之旨。味之而愈出者也。外間卑鄙非平也。淺陋非淡也。膚套非醇也。謬假非正也。

文字到奇妙處。只是言人之所不能言。却是言人之所必欲言耳。不是別尋蹊路家當也。

行文至漸老漸熟處。只是要言不煩。令人愈讀愈有味而已。說得極淺近。入情處。正極其精深。天馬神龍。游戲自在。此種文最

閒人筆徑。

真體貼人。下語自然親切。有譚虎色變之意。使人三復不能自己。較他人許多格言警論。總不著痛癢。只好隔壁聽耳。故作好看文。易作真色文字難也。

近文醜狀莫甚於吟呼。如遇君子仁者之類。則唱歎不已。回賜由求之類。則聲喚不已。然此猶說他人也。至題有吾字我字。亦必叫喊不已。如諺所謂開門十八儂者。真惡聲也。豈耐聽乎。

歷節循聲。氣和義足。先輩之真度真韻也。

有轉必束。隨束卽轉。散行中界限斬然而首尾回旋照顧。是曾子固閒架法度。

韓文公

云云

學者看書時沒處尋綻縫。到作文時那得有生發。

如此君文刻意瑣鏤。如從天外拾來。却是目前道理。人自當面。

昧過耳。閱其全稿。多在題之上下前後罅隙間。獨開生徑。而於正面樸實頭。便不肯犯手。是其出奇制勝處。亦卽英雄欺人處。讀者又當知之。

凡難立局題。細看註義。必有天然生路。若不體註而妄鑿。便是黑風吹墮羅刹鬼國。

零亂題。不可在鋪衍處尋出色。在提處收處用力錘煉之。於此得手。到中幅隨意布置。總不費力。此却是慶曆提收法。

郝伯常云。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今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愈有法而愈無法。文到信筆疾書。屈蟠起伏。排筆夷猶。若可迹若不可迹。一氣自爲迴旋。真精於法矣。然俗士以爲無我法在。吾於是益信伯常之言。以淳穩抒寫實義。以縱蕩蹙起文情。令讀者忽而疎曠。忽而震驚。

忽而恬適不測其變幻所至是深於奇正相生之法者。

龍伯龍文

云云

高足濶步不屑挨層剔弄其於理又未嘗不精

密。視今日裂頭側頸翻來覆去作幾句閑套子。唐荆川所謂婆子舌頭話。是多少衰氣。○道園稱雪樓變時文險怪爲舒徐浩蕩。此君庶幾近之。今又醜穢刺目。出金華三變之下矣。誰爲潛溪遜志者。一起而滌盪之耶。

曉人之言不在重。達人之言不在深。雅人之言不在盡。

胸次不灑然。指下決無超然之趣。

祇是尋常結構。公家道理耳。獨覺其幽微深奧者。能不用頭一皮思路論頭也。凡卒乍見得頭一皮便落筆。其文定庸熟膚淺。

前半只停埋攤布。至後幅將全理發越。如雲堆霞幕。正在日欲落時。光微萬狀。老手每於此處見奇。

所見甚高。而出之以簡老。便有古敦彝劍履之氣。

文以氣爲主。有氣方能曲。曲而吻澀軟滑。是無氣也。非曲之過也。一往粗直。亦是無氣。朱子謂死蛇弄教活。而今只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

落筆怕不得。率不得。率則浮淺。怕則縮胸躲閃。不成文矣。不怕不率。便有李習之皇甫持正氣概。

無一句不轉。愈轉愈爽。無一句不鬆。愈鬆愈緊。無一句不冷。愈冷愈花簇。無一句不峭。愈峭愈縱橫。此沉酣於左國公穀而得其真神者也。

頓挫古峭。柳子厚從左國得力。故其雄健處。皆含蓄別有氣韻。凡題行詳略輕重。而無可脫落。如君子無所爭。正在下四句頓挫得有神味。從此推之。

先輩論文必高華。高華如庾鮑老杜稱其清新俊逸。故知所爭在氣骨議論。不在詞句。但詞句高華尚不足。況今日之詞句。那得有高華哉。直謂之卑汚而已。

但取精意。以幽微淡折寫之。一派門面好看話頭。滌盪淨盡。粗人視之以爲輕淺。而不知刻深之至。乃有此輕淺也。

立論文字。不在一味蠻獷。須先放他出路。如追窮寇。必寬闊使逸。其出路。乃其垛截死路也。蘇氏父子作論。刻毒正在鬆處。

得停頓鍊養之法。故其筋節處皆氣度從容。無弩張之迹。令讀者如飲醇醴而坐春風。

善於題前托起一層。題裏深取一步。題後開蕩一波。使題之身分腴理。皆聳豁於意表。此文場中白戰飛將也。

老手制局不同。只在輕重詳略脫灑間異人耳。

筆法峭折。多於冷處見雋。是說苑韓詩得意文字。

翻駁要用幾層。則覺深厚。此論文也。若用幾層翻駁。則見得世間道理。移步換形。隨時變易。翻駁多。正所以把截四路。以見此時此事之恰當耳。此文中之理也。

有精實處以盡理。卽有宕逸處以養神。有排鍊處以扼要。卽有蕭散處以取勝。

熊伯龍如有傳施章文云云。謂短節險勢。峭徑幽蹊。疑其鮮活。

之觀矣。而不知其山澤龍蛇。蘊畜鴻鉅如此。此大家之奇古。非名家之奇古也。○人驚其語粗。不知理足則無粗細也。西銘理之至精也。穎封人申生伯奇。如何拉雜闢入。

今日作據於德。依於仁等題。前有套承。後有套起。中有套聯。套通。天然一篇開文架子。黃口皆可填湊矣。要字字實做。毫不搭閑。

文架子。豈不啻力殺人。然不知彼法之不可以爲文。曠無長進之日也。

文至斷落轉接。絕不猶人。如雲擁蛟龍。頭尾肢爪。露見沒滅。正於不相聯續處。見其神奇。

用筆古雅者。每於忙中取閒。極容與之致。

通快中有溫藉。惟其雋也。奇肆中有回斡。惟其老也。

雄瑋駿厲之文。須看其入理細處。

時人鋪演縱極弘麗。大約如梨園帝王服色。不拘何代可用。惟其切而警。一句移換不去。乃真弘麗耳。

凡行文無奇情古色。如村師講故事。街頭說演義。皆有授受援引。言之鑿然。只是白肚鄙妄耳。

著力都在空際。故落手極輕。閒而得意。已極深透。此文品之最貴。

者。

文有鼎彝之氣。夔龍饗餐雲雷。款識極精工。却自然渾脫高古。無一點間門青綠顏色。此不可以貌爲而速化者也。

眼中無舊人。合作壓住。故氣魄能壯往。胸中有舊人。精意矩度在。故一番推出一番新。

其旨深雋。其味冲夷。若不經意道之。而談言微中。意思探索不盡。乃所謂神理也。取神理。則品最高矣。此種境界。非老手從危苦艱肆中烹煉來。亦不可得。

不衫不履。神采自是異人。如歷幽溪靈洞。隨步變境。非意所及。回顧來時徑路。迷離難辨。此豈烟火世界所有。

難重題。須據取關要。其餘可傳檄而定。

淮陰將兵神勇。只是得大要。明分數耳。

只是口頭道理。但使位置天然。表裏皆見。遂覺題之動靜精粗。略無剩義。

放筆直書。最是理題快事。俗子含含糊糊。怕觸著人。敢百口保其不會夢見也。

自有時文以來。惡爛之調。庸鄙之法。皆作俑於湯霍林。如司馬牛問仁章題落首句云。不悉其何以爲仁。而直指曰。仁者其言也。訥。此庸鄙法也。中云。以言觀言。抑思夫出言之本。安在以訥言觀言。抑思夫能訥之故爲何。此惡爛調也。而今人方尊秘以爲宣城之派。亦嗜痴逐臭之見矣。○中間問答。自不可抹過。亦自霍林爲之。無識者遂目之爲渾融。近竟以此論元家衣鉢矣。而不知其實糊塗混帳。亦足以驗人心之污下。而日趨於模稜鄉愿之路也。文字佳惡。固不盡在此。然凡事必有法度。必有定體。

不可以不講。其必欲去之而快者。非異端則俗學。卽此細事。可見。亦學者所宜辨也。

理足故淡而彌永。法真故樸而彌高。思精故淺而彌厚。今之貌爲先輩者。不得託也。

以臭腐爲神奇。所爭在氣脉。不在皮毛也。不然。李于麟文字。千補百納。逐句是秦漢。徒見其萎蕤離隄耳。

有下文題。定以激下爲巧。不知其愈巧愈拙。自取敗闕耳。作家得處。純在雲氣虛無。形影不定。正得不巧之巧也。不巧之巧。有二。先輩樸實。頭寫本文意盡處。下意精神越湛。次則輕輕兩蓋。以活脫醞藉留之。別有氣韻。雲氣虛無。形影不定。可以想氣韻矣。凡論文有須闡提者。有須幹補者。有須禁避者。皆當論其意義。不當論字樣有無多少也。

徑貴生。生則變換不窮。筆貴硬。硬則同幹入古。氣貴橫。橫則運旋有力。法貴細。細則工巧入神。知此者鮮矣。

文氣貴清辣。清字人所愛。辣則羣然噪之矣。然清而不辣。不成作家。其所謂清。乃白肚皮撈漉。不出活計耳。卽脩飾盡善。亦止是空疎軟媚。非吾所謂清也。

頓挫跌宕轉側。於極寬渾中。藏遒緊。方得古文機脉。

見解高脫。目空四海。而感慨淋漓。寄托閒遠。一唱三歎。有烟波無盡之妙。此非深於韓歐者。不辦也。

文有沉雄之氣。斯爲真渾融。今之所謂渾融者。乃不尷尬東西也。文名曰醜。其理解確者。筆雅也。此一字最高貴。未嘗妄以許人。俗物莫漫自喜。

眼前意思。他人描寫吃力而不可得。能輕輕出之。透盡是爲神品。

國工。

今人於文皆不肯犯手做。依樣葫蘆。便謂得法了事。見有不討便宜。字字實做者。反笑以爲衣絮棘中。走向拙路也。嗚呼。做人而不肯犯手做者。知其必無好人。做文而不肯犯手做者。亦知其必無好文。後生初學。便有此等議論在其胸中。那得更長進也。

說理之文。入箋疏氣易。人經史氣難。

行文貴自開雲山。豈可依人籬落。

綿密之文。當尋其筋骨。尋其氣度。筋骨在。出落擅場。氣度在。步驟醞藉。

刺繡不看花草。看下針處。寫字不在點畫。看把筆處。下針之巧在交接。把筆之妙在提放。讀文亦當悟交接提放之訣。

短股相接而變化不窮。只是意思多。故不復順逆之法精。故不簡促也。

其幅尺甚窄。其包裹甚富。其排闔甚寬。趙千里於片縑盡長江之奇。只精於縮法耳。

於理脉不溢分寸。而氣度敷愉懋密。此爲作家正當之文。有真實本事始得。世之不通者。未曾夢見脚汗氣在。乃欲以其醜爛。附爲臭味。直使薰猶無別。吾甚惡之。

凡爲閑話者。皆實義不明也。

廣云云。**圖**字字破幽鑿險而出。不溢幅尺。不留餘地。真有伐毛濯髓之力。俗手見之。曰何必如此。枉殺良工心苦。但使鬼神夜哭耳。

頓跌排宕。文氣淋漓。最是議論文字勝場。

奇創中須安放穩帖。故無脉法者。不許作議論文也。

累墜題挨講。非先輩第一等剪裁法力。不易動筆。試開手數行。便索然無氣矣。一用空架。又率滑不堪入目。得適鍊排蕩。奇正相生。虛實並茂。便足以爲駕馭繁重之法。

文必以筋骨爲主。筋骨之渾脫處。卽是氣度。其流利處。卽是風神。無筋骨而講風神氣度。皆芻狗之文繡也。筋骨須從古文求之。向熟爛本頭中尋取。那可。

摹古大家文。須得其腦髓。不在排募。不在怒張。只於開合關鎖處。步驟得法。頓挫得神。自然扼要出奇。

文不易承當。一繫字。文到繫處。視外間紛紛。非濁流卽牛蹄淺水也。然作潔淨文。必須理足。

行文如山雲逐雲。溪水赴水。隨境變化。山溪常定。此非老手不辦。

說理文字。求明白顯易。大是難事。

只淺淺說來。而大意了然。無一麻糊懨懨語。深於此者得之。非果淺也。

作長題有二法。略去枝蔓。直取腦髓。發得透徹。而餘文亦得。此一法也。逐節锤炼。虛實環生。全於關瑣結果處著精神。裁剪合度。此亦一法也。若隨手敷衍。忙碌碌地。只辯空點。此是遊方扯空。拳架子。不足以當一戰。名爲如題。揆講其實。謂之無法而已。

時人作長題。實處只忙忙地點過。虛處却添出許多閑文。扭捏周折。所謂颺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也。有本之文。未嘗露提呼聯絡之痕。而一氣滌旋灌注。極盡變化之巧。非精於法者不解。

文有正解。既明。俗解翻爲我用者。此亦因糧用閒。巧於制勝之師。

作一句題。最忌大家話。但換却數字。便好白撥過去。亦意義與文法之分也。

極徑直題。却以曲折省渺出之。令人纏綿得情。又爽然快意。此所謂真趣也。靈氣也。

奇宕文。看其虛留語氣。奔馬乍收。銜勒具有神力。

其所發越。都不是尋常胸坎思議所及。然無非題中神氣命脉也。如此乃可謂之奇才。

明理之言。不在繁多委曲。不在張大牽聯。有得平實處。下手一刀兩段。文字分外精采。不然。戰一車刀鎗。逐件弄過。畢竟無益也。同是挑剔門庭。然人以調法。而我以意思。遂有天淵之隔。其挑剔處。皆成銀鈎鐵畫。此子論文。所以執理而不執文法也。

只在題內發明。題界甚調。若向題外游行。題步反極窄。故作其妙。

法亦只是素位而行耳。

筆情如飄風乍雨，荒忽而集，最足發人幽思。

有精細處，亦有粗疎處，有奇縱處，亦有緊嚴處，有老辣處，亦有游戲處，數者不備，不成老手。

人如斡盤石，我如轉戶樞，理致繁重，最難此快馬輕刀手段。

至艱深者，能以至淺易達之，言理家最貴此種。

昔人悟作文只是一箇翻案法耳。此說甚淺，然議論文字須用此法，乃有奇境開闢，盡將向來佔畢陳說翻駁一新，拔趙幟而立漢幟，固非辣手不辦。

作短文須無繁枝剩葉，然已是第二義。蓋所以言無枝葉者，必其見處簡到故也。題之來根去脉，作者見識都到，自是簡而能盡。他人眼光只在本題數字中摸索，那得不牽枝帶葉乎。

凡人見得處便須直說。如謂已見到此。却又左瞻右顧。半吞半吐。且道時文體格。不得暢所欲言。只是見得不曾明白耳。

看得親切了當。便奮筆直書。亦自停手不得。

氣度春容。故有機勢而不見其用機勢之痕。詞致典麗。故有議論而不覺其著議論之迹。

華贍確核。乃許作典制文字。白肚兒郎。且將身葬書冊中。尋箇頭日子。莫學架空捷法。弄得下梢都沒理會。

典制之文。貴高華。非藻贍之謂也。必以議論為主。而氣魄輔之。使讀者但快其所欲言。而忘其纂組之麗。乃爲高華。若填綴字句。張皇聲調。正如優人盛陳帝王將相服色耳。其寒賤骨度。不可易也。

文如水菹陸醢。九州之美具焉。然有圭璋鼎俎之色。而無餽餼蔬

筭之氣斯爲可矜可貴。

寫理如語。使讀者犁然有當於心。是爲至文。人總說不出。而美其名曰渾融。吾知其人之依阿軟媚。不免於小人之歸也。

近文亦講典制。亦講機局。亦講風調之頓蕩。詞采之韶令。只難逃一俗字耳。不食左國之腴。何從得雅秀。

自古文家有二法。一是界畫定了做去。一是不界畫做去。皆精於法。而變化在手者。乃得若近來用講章死格子。以爲法者。非古人之所謂界畫也。然今有不界畫而界畫分明者。俗眼不識。定以爲變格非法矣。

文到極奇快處。止是真耳。昌黎所謂醇而後肆。不醇之肆。差異也。非肆也不能肆。而曰醇。膚腴熟爛也。非醇也。

文經千鍾百鍊而出。故只尺幅中。亦如陸剽犀象。水截蛟鼉。魚腸

純鈞不足以方其利。

唐德輿不勉而中。又云云。極潤翻排竿之文。却筆筆含蓄。

縮得下句住。須玩其回斡吞咽之妙。胸有寶輪。腕有轆轤。出之不窮。按之不定。此種文自成一絕。○手寫此處。眼注彼處。此君極盡斯巧。然後來許多勦下閒文活套。雖巧拙高卑真僞之不同。亦濫觴於此。故機巧作用終不若古人拙樸真實之難及。而無弊。不獨時文爲然也。明者於此更須高著眼孔。

其精神都在轉折關扭出沒處。故舉艱重如輕。九此道得也。

呼喝照應文法。亦自采臣唐君始盛。然尚取古文筆力。中題要害。故淺法而能奇。空套而能雅。不似近時不著緊要。亂呼亂喝。如乞兒叫街。妄冀一遇。普天下作一樣寒賤聲氣也。

須知長題作短篇。是賣弄本領。不是討便宜法。若不得他煅鍊切。

當渾身筋節處而徒取遶架輕快以爲奇。便不識短文之妙。唯見處真。故橫豎俱得。否則扶牆靠壁。却無是處。

題本艱遠而我亦以艱遠取之。便坐受困縛。得其三昧。則遊戲自在。無非神通矣。

題貌渾沌。人多畏懦者。以不得根據也。得其根據所在。貼定思量。便有活路。而氣亦直達矣。

堅闊之理。能以雋快發之。此是名士風流。然最易攜入晉人陰界去。非精於講究者。不易爲也。

說來玄雋。又正當不入狐禪。此能善用蒙莊之妙者。文章靈變。全在看題細實。

何以得奇快。曰惟的確故。何以得雄肆。曰惟老實故。

昔人謂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采章句爲兵衛。如鳥隨鳳。魚

隨龍師衆隨湯武。不則如荆川所云貧人借富家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矣。

行文如鷓鴣對舞。神彩映天。止是語脉真。則文自奇變生動也。摹古之縱蕩易。摹古之堅峭難。班駁易。樸茂難。豪壯易。靜穆難。吟語閒情。做作入妙。是韓詩說苑得趣文字。

下語蒼勁。生氣屈盤於其間。如太白退之作近體。以駢儷行其奇古意。中無對仗在也。油調家讀之。口舌生拘。定不知其佳矣。

唐荆川謂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蹊徑之外。則惟神解者可語。予謂神解只在天然之度。若俗人所見之度。卽非天然。殆莊子所云不疾不徐有數存焉於其間者乎。

氣欲和而不欲軟。調欲秀而不欲恬。此雅俗之辨也。

首尾融結。其中肌縷分明。又不見其界畫之迹。方是古文中高手。

文致迥遠簡淡有夷然不屑傍人意而用思英銳使時手竭力追之愈迫愈遠渠只從容前一頭地耳此古今形神雅俗之辨也
癸未以後文字皆續做不復顧題之語脉虛神此種文出自覺
塵翳頓除犁然有當後來但學其挑剔輕鬆而不得其理空滑
之弊又生於此而先輩樸實頭真本事竟不可復見矣余謂作
文必書理出則語氣自清來路去路自得若此自記語倒便有
病

古人謂作文須捉得正身字而著所謂正身者只是確切字面更
無他字可替代也然此語正難要着道理熟極做得文字熟極
方能得之今人之文捉得此字眷屬者已爲親切其次或是隣
里知識其甚者陷路猩猩獐亦算數矣只一字捉得正身者能使

一句精湛。一段精湛。一篇精湛。古人之文所以不可及者。只字字正身耳。更有甚奇特事。

凡一句題。宜悟拆割層次之法。步驟既清。丘壑亦遠。若只鶻崙做去。非空油。卽登架矣。

疆界盡然。却只一氣蟠屈。無描頭畫角。支離渙漫之態。此那得不向神氣求之。

善用架空白描法者。惟其理路極直。而筆力極奇矯。故轉轉折折。皆有意思。後來摹之。便成惡套。李北海云。學我者俗。似我者死。正不得以秦人燔書而罪燧人也。

文章入妙。只是體貼註義精細。無他奇法。

用經語爲肌膚。用古筆爲筋骨。烹煉融洽而出之。故其體爲古。其音爲雅音。

引證題夾和正語。是討好法。亦是惹厭法。不著相便討好。著相便惹厭。只在用筆雅俗間辨之。

似整非整。似散非散。似著意非著意。似筋節非筋節。似脫落非脫落。此真古人疎拙瘦硬之妙。近人見如爰括駭鍾鼓矣。

文之一氣呵成者。必用逆。不可順。蓋用逆勢。則一句是一句。一層剝一層。瀾翻雲湧。勢不可遏。讀至終篇。却如一句方住。若用順勢。則數行之後。語氣湍然止矣。

典制之文。疎則議略。核則疑滋。皆不求曉暢於一義也。詳於古而不窒於古。晁董之所以爲大家。其風軌如是。

經制題無議論。堆垛隊伍。只是神祠中鹵簿縱極煒煌。無生人氣。王平甫謂文章格調。須是官樣。然實不止於格調也。有官樣議論。不在刻畫。而在唐皇有官樣詞彩。不在切露。而在流麗。吾嘗聞

於前輩館閣亦云。此爲順取榮譽之善技矣。

凡文章賓客粘著便滯。脫却便疎漏。善用帶過之法。不落色相。却正見其色相爛熳之妙。

章法一片。股法相生。題外映照有情。題中截合有體。其間呼應起伏。開合反正之妙。無所不備。惟精於先輩者知之。

長題有主賓。有反正。陵暴脫略固無法。挨文衍義亦非法之精也。兵隨將轉。將逐符行。奇正變化。神鬼莫測。先要討取這符在自家手裏。

極曲折幽渺。方能完得直捷透快。若淺率虛滑以求直求快。題中意思無足發洩者。直是氣悶殺人耳。

文章間多弱句。每以其求風韻太過。反落庸調也。故筆力須鍊令天矯。愈曲而愈健乃佳。

記序題但勦竊一二左國史漢語後生小子皆能裁割成文此艾東鄉之所鄙也然在今日已不可多得矣若其離奇峭拔尺幅中變幻不窮於左國史漢神似而非形似尤難也

高曠之文難於實疎老之文難於細一望以爲得之及息心靜氣久讀而不得其間此可與言作家矣

艾千子每以後世事實語言不宜入四子口中是也然議論警快處借用意理亦別見發明正得史論之力聖賢實學原期貫徹古今但須無謬於題義耳若必拘字字要周朝口角恐當時先無此排偶語氣矣

古史荒唐不可據以立論學者慎勿以此騁奇駢奇亦齊東耳

議論奇快易入縱橫家言以私意窺測聖人如蘇氏史論李贄之藏書得罪名教贖劫莫贖矣辨而嚴醇而肆腐豈聞之警懼其

言言卷三
流又不敢借以恣其私。此方可以論史。

錯雜中要位置不亂。縱溢處須指歸不移。

作文初落想時如向萬里外。轉出只在眉睫之間耳。此法之善也。然方其初發端時便已開口見喉。及閱之終篇却又悠然不盡。此又法外之善也。

文必有開合。開者先縮退一步。所以先補其滲漏之處也。

凡文之長於駢驟取勢者。每不肯實講正而。此正其不濟事處。行文洞筋擢髓。又一往蒼古奇恣。以氣勝而不於字句求工。然知此而愛效之者。蓋鮮矣。

長題只標舉大義。便須簡脫枝葉。然至討好處。又正要枝葉點插得妙。頭現尾沒。東坍西漲。不測其金針之所度。然畢竟是枝葉也。其本領只是一氣直下。

天下惟明快者能含蓄耳。不明快而求含蓄，都是模糊影響。

無一筆不轉，無一轉不生。讀去若天然有此一轉，掩卷熟思，意中却無此一轉。鈍根人思路庸熟，到四面斬絕，自悟轉法。

凡題中曲折甚多，支分甚夥，挨排清析，殊難力擒要害。其餘迎刃而解，故駕冗長題，只如無有。

理境中分際處說得開，原委處說得合，便如屋裏人說屋裏話，極平易，極真切。然試教時手爲之，又格格悶悶矣。乃知其平易真切者，正深奧之至也。理既明，筆又快耳。

作文最忌輕易放過字面。

馬子評語餘編卷五終

評語卷五

大題

六

余